

編者按：本文是陳怡安教授於民國74年6月8日應邀至香港光寺專題演講的講稿。自本刊第十一期發表「學士尼風波」後，表示對宗教的關懷。本刊徵得陳教授的同意將全文刊出以饗讀者，希望藉由陳教授對宗教、社會架構性的解析，讓讀者進一步認識宗教的意義與功能。

### 文化的產生

很高興一到這裡，就有人立即帶我參拜菩薩，向佛菩薩問安叩禮。這便是「禮」，也是「宜」的行為。

記得有一次，在琉球欣賞琉球群島的景觀，為了瞭解當地文化是怎樣在很早以前就被中國的古文化所影響，於是我被帶到一個叫「巡禮門」的地方巡禮。妳們或許知道在台北的圓山飯店還有一個「巡禮門」的建築，在都過這個「禮」的自覺。所以「禮」或也叫做「禮教」，乃是人性所激發出來的一種文化意識。中文「禮」字，是透過這個字限「示」，而產生頂禮、崇拜、供奉這些相關意涵。文化(Culture)這個字眼很奧妙，它由英文字「Cult」+「崇拜」緣起。而崇拜的對象無不跟宇宙中的天呀、土呀構成重要的神祕及敬畏關係。我們都知道西方有一科專門的學問，叫做「History of the world Religion」(世界宗教史)，研究佛教、基督教、回教、猶太教、祇教等各種不同的宗教。現代在全世界各地有許多學術機構，對宗教教義、宗教學或宗教比較學等都非常的重。現有幾個大本營，譬如芝加哥哥倫比亞大學，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研究中心，至於日本，那更不在話下了，很多的西方學術大德們常到京都大學去探研東方宗教。

### 宗教的心靈

「Cult」為什麼跟天跟土有關呢？「Culture」有關係呢？因為從「Cult」中間產生「Culturation」。我們叫做「發展耕種」。「尊重」跟「天」與「土」及宇宙聯想合起來，這樣深度的心靈反省，英文叫「Profoundly」。這個字眼蠻好的，「found」。我們曉得是「發現」，在還沒有發現以前的大發現就是「Profound」，等於是「非常深入」的意思。有一位了不起的宗教哲學家說：把神祕和那種不可解說的深內體驗綜合了起來，就叫做宗教心靈。

「乒乓外交」的口號。特派了乒乓球選手莊哲棟(他曾連續七屆榮獲世界乒乓球單打冠軍)到新加坡去表演他的球藝。他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，長得非常好看，球技自不在話下。他用「魔鬼式」的開球法，使新加坡的國家代表沒辦法接到他的球。後來有人問他：「為什麼你開球這麼具神力量？」他回答說：「因為每次要開球比賽前，我一定會背兩句毛語錄，背了以後就給我很好的靈感，所以我打球就是這麼有勁！」為什麼我們稱共產主義為「假似宗教」？因為它沒有真確的傳承性。你們看現在有幾個人人在念毛語錄？周恩來算是很中立派的，到目前鄧小平已不搞那一套了，而且對馬列主義加以國策上的批評。

從宗教學來講，一個宗教本身一定會有個教主，拿佛教講，教主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除此還有經典。佛祖所說的經典，龍樹加以發展論證，所以就有「論」了，還有很多很多的詮釋，這在任何宗教裡都有。如基督教，他用了猶太教原來最古的一本書叫「舊約」；而耶穌的傳道或耶穌怎麼解釋舊約的問題，或詮釋上帝和老百姓和社會的關係，所產生的另外一本書叫「新約」，而很奇妙的，天主教徒不但採用「新約」，而且還採用了一種「啟示錄」(Apocrypha)成為他們重要的經典。

此外，任何宗教都有儀式，現在我們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任何宗教缺少其中一就成不了宗教。所謂「Formal Religion」——一種正「式」的宗教。如在這裡我們有齋堂、佛堂，這是很重要的，當然對於這種儀式背後怎樣產生出意義(meaning)，則是每一個時代都要加以解釋的！針對某一宗教在現實的社會裡怎樣加以解釋，讓這時代的人都能聽得很了解。「讓這時代的人都能聽得很了解」就是宗教的「現代化」意義。每個宗教不能繼續復興？有沒有意義？就是在這所謂「Re-interpreting」。

第一、人對自己最重要的自覺是——「我是一個有限又暫時的人」。那麼我們怎麼知道人是有限性的？怎麼體驗暫時的虛幻性呢？因宗教這種東西不是你教我什麼我就信什麼，它本身必須要對生命的深度有真正內在的自我對話，宗教必須透過「深內」一層的反省，才能有所謂。如何知道人的有限性呢？譬如說我們今天早上睡飽了，精神非常好，但中午時，很可能就累了；早上吃飽了，可是到中午就餓了，這是我們很清楚的，且做首徹尾地知道人的有限性。

從有限的體會，可以體驗到很多的制限，譬如說人出生到老死，整個人生過程都在變換裡面，可是沒有人能夠控制這種變換性。人不能控制，卻又不得跟這自然法則走，於是自覺自己是何等渺小，何等無奈！

第二、人有太多太多的恐懼(Fear)。在座也許有修行很高的，請問對恐懼已免除了嗎？不管怎樣，我們仍然有很多的恐懼、焦慮與多變。譬如明迦法師非常謙虛的說：「請陳老師到我們這裡來，和我們談談以後我們怎樣來發展社會的工作，如何透過我們佛理的教育來圓成社會教化！」這句話背後是慶禮的有限性，因為人不是無所不知的，人既然不是無所不知，就會有它的限制性，馬上回歸回來就是慶祝人的有限性——我就是一個人，所以人不能太滿，要謙虛，這不是我們故意要假惺惺。如人有很多的欲望(desire)，用凡俗界來說，看到十八姑娘好漂亮，希望十八姑娘永遠十八歲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如年輕力壯時想將它永遠保存下來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知道剛剛談戀愛時，也許開始時是很漂亮的，可是情也有走的時候。譬如剛才在車上，我的學生問了一個問題，說在新加坡有一個這樣的電視節目，節目中間到如果有一條船沉在大海里，而你會游泳，剛好旁邊坐了二個人，一個是你媽媽，一個是你丈夫，你想，你會

有一個神學思想家——聖·奧古斯丁，他有這麼一句值得你我思考的話：「我們做一個教徒——以宗教來驗證宇宙真理的人，就要有個心態，即永遠追求真理的本身(Morgling for the true)」。當我們提出生命究極意義後，就開始有了宗教心靈；而不管任何的宗教型態，把這「終究性」傳播給別人，讓別人也能體會「終究性」的這種活動，就叫「宗教教育」。

譬如說早期的穆罕默德也是一樣，他提到他是耶穌最後最後的一位先知；他要把他的先知先見傳播給各國的人，他一方面要把他的體悟寫成書——可蘭經，然後一方面又宣告凡不信可蘭經的人，可以用一種接近暴力的手腕對付。因此有人笑話說：回教一手拿可蘭經，一手拿劍，就是這麼來的。如果對一點點說，就有點像「黃巢之亂」的胸懷一樣——「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」。所以現在阿拉伯很難纏，就是因為他和以色列沒辦法妥協，他們仍然相信他們的經典，所以產生了攻擊性層面的宗教(aggressive religion)。攻擊性最弱的大概是佛教，除了是皇帝惹以外，沒有聽說過發生宗教戰爭的，這是最柔性的。

對人性的有限性體會得愈深，愈不會活在盲目裡，也就是說對生命的別透性愈清明，祈願能夠「明心見性」，「看透世塵」。從首到明是兩岸的大千世界，佛教的象徵叫「彼岸」。

「The Other World」這字眼在近代實主義裡面，受到很嚴肅的討論。即使在這講堂裡，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的宗教象徵，譬如說印禮禮的雙手合十等儀式；天主教的修女必須穿上「修女袍」，神父很容易看出來，因為祭司領可辨認，吃飯時會「禱告」等都是。

在宗教學裡，我想用剛才有提過的聖·奧古斯丁所說的一句話，也是一個觀念——「分別為聖」，「聖」的定義就是從群眾中分別地叫出來，站出來，選出來的意思。就剛才現成的例子來說，我在吃飯的時候，明迦法師告訴我：香光寺有個很好的故事，傳說嘉慶皇帝到這裡來的時候，村子裡的人告訴他說，這裡是非常好的地方，可能會出一個跟你競爭、威脅你國力的人物，皇帝聽到說：這怎麼可以！於是就把它變成香光寺，這是非常現成的例子。這樣把它分辨出來——

給他一個地方專心去研究佛法，後來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很重要的源流之一——禪經，對中華民族影響很大。「信、達、雅」從那裡出來的？大家可知嗎？是從文藝大師。那時翻譯經典的標準是「信、達、雅」，所以譯場變成一個集合的地方，傳遞經典，製作經典、重新解釋，後來不是有很多佛家學派從這些發展出來的嗎？這就是宗教高度深入文化裡面的表現。

東方什麼時候把宗教變成與社會不再相干呢？往往有很多民族在發展過程中「The World is the Other World」，由此岸到彼岸，往往在意識中把它切割化，可是並沒有再回歸，真正的分離就在這裡面。西方最明顯的，我們知道一五七年馬路德提出來的，跟上帝做個挑戰，從此以後，我直接要相信上帝和老百姓的話，不要透過「Clergy」(祭司)，因為當時世界上只有兩派人物，一派叫「Clergy」(聖職人員)，一派叫「Layman」(門外漢)，門外漢就是目不識丁的人，所以神父怎樣叫，你就跟著怎樣叫，不懂又不敢問，問會被視為不懂的人。像國王的新衣，只有小孩說他沒穿褲！大家都不敢說，所以馬路德認為這都是騙人的話，因而直接挑戰，上帝在德文裡就念「GOD」，你們就叫「GOD」，不要再叫什麼「DEO」。馬路德就和中國的玄奘一樣，他把拉丁文、希臘文翻譯，用講故事的方式：從前有一個人叫耶穌，他非常疼愛世界上的人，疼愛到什麼程度呢？有一個瘋病人好難看，但耶穌這麼疼愛他們，親自用他的嘴去親他，而且把他醫好。他們都鼓掌說：「啊！好好聽哦！」從此宗教革命就開始了。

所以，宗教革命事實上就是文化革命，就是直接接近老百姓，可以說整個歷史的演變，只不過是從皇帝發展一直到民主現象，從權威一直到普及現象。佛法是要普及眾生的，還是要普及有錢人？有部電影叫「武則天」，裡面有個尼姑庵普渡有錢人，故造成一大堆社會誤解。西方宗教革命自馬路德以後有喀爾文……等；有部電影「安妮的一千日」；英國皇帝想要娶小老婆，天主教說不可以離婚，他說沒有關係，我創造我的主教，不聽你的主教，所以就變成現在的「英國國教會」，也叫「聖公會」。

由此，可以知道很多宗教的束縛已不再被社會所用的時候，便會被逐漸的淘汰掉，當一個宗教

教「(teaching)這層面上，所以永遠有教義出現，有教義然後為了使教義不斷地相傳出去，它自然會變成一個「community」，宗教的共同體。比如基督教就稱做「教會」有人乾脆稱之為「禮拜堂」，比如佛教裡的「僧團」，可能就叫「寺院」。

「佛法、僧」是三個寶貝，但是要傳這三寶的時代訊息，就要透過「僧團」或「聖職人員」的不斷推動。然而推動之先的訓練，就是推動「候選人」的嚴格訓練。這個訓練團體若要有好的「產生」，就得要有「教規」、「戒律」，所謂有為、不為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，就律的善意，而且這有所不為在嚴格戒律之下，成為「紀律法規」，如暮鼓晨鐘，早晚課的修持便是很重要的紀律。紀律本身不是目的，僧團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「工具」。像大家來看香光尼眾佛學院不是目的？不是。而戒律本身也不是為戒律而戒律，目的是弘法是普渡眾生，是聖潔真理的傳佈。

宗教教育有三個層面，希望大家記住——

第一層面是自我教育、自我訓練。這跟啓示宗教有關係，由天啓示給個人，自覺自己的生命與天命產生了關係——被諸人「分別」出，完成天給我的使命(vocation)也就是「被天所召」。以佛教來說，我跟佛有緣，我的慧根夠，所以我願意把所有的時間全部排出來，做一件事(a single thing)，這在宗教的心靈就是「我只做一件事」(To will one thing)，我生命只有這一件事，我只做這一件事，而那個最重要的就由我來做，這叫做「obedience」(臣服或順服這一事的這個「自我紀律」)。

自我訓練到某一程度，我覺得OK的時候，我再回到社會裡面來弘揚對人類幸福的根本義，所以宗教常講的是「真諦」，真諦就是「根本義」的意思，英文是「radicality」——「從根起」或「連根起」。所以涅槃的境界也叫「圓融境界」，是一個終究自我圓融的自我完成。為什麼用「圓融」這個字眼呢？因為人是透過不間斷的深刻修鍊，所謂經歷「一番寒徹骨」的修持，而後方能體會「梅花撲鼻香」的證果。

宗教的第二層面是從自我訓練的修持；接上社會現象發展的「現世」法。沒有這一「接」就是脫落，有此一接，便是慈悲心

宗教教育與社會的關係

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行為科學博士

不曉得今天在座的有沒有人到過印度，印度整個的文化心靈，很可以叫做宗教的文化心靈（Religions Culture），梵文裡有個字眼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宗教的虔敬，這個字眼就是Om，大家如有機會到日本參觀的話，他們會寫「奉」，也就是Om。這是寺廟採取梵文中間的原始字，那麼在宗教學裡叫做宇宙生命原始音（Primo-voice），從心裡面最深處的地方喊出來的聲音就是Om，我們可以試試看這字眼可以拉多長——Om——無限的！這是從印度婆羅門教到後來佛陀——一個宗教革命家，把婆羅門教太過神祕的東西統統改過，他一再一再把它改革，卻仍保持了這字眼，後來我們研究「Om」的根源，也就是宗教學家研究宗教原始聲音Om的來源。

它表示禮讚，也表示生命的無限性，也表示宇宙中有太多太多的生命，我們不是隨便能夠把它掌握了解的，因此產生了一種高度虔敬的心靈，透過這個心靈，衍發出個人對宇宙生命的虔敬。人站在這個宇宙生命的偉大莊嚴力量下，變成「不知所云」，但又知道它是無限的力量，於是宗教情感油然而生。

◎ 宗教與文化

宗教學裡有很多這種了不起的智識提供我們來了解，讓我借用田立克講過的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話，來請大家一起思考。他說：「宗教乃是文化的精華」——Religion is the assets of culture，而「文化乃是宗教的表現」。這一句話曾經廣泛地被文化心理學家、社會行為科學家、宗教家、神學家所用。也許各位也可藉此體會一番。

每個宗教型態可以不同，包括所謂「假期宗教」，看起來好像是宗教，但事實上卻又不是宗教。譬如說共產主義就是個「anti-religion」，它有沒有教主？有！誰是教主？馬克斯，他們有沒有聖經——如毛語錄，他們的宗教儀式——背毛語錄。我講一個毛澤東宗教的笑話給你們聽。

一九七二年的夏天，中共喊出

陳怡安教授主講

「分別為聖」

「分別為聖」，「聖」就是不能再多了，皇帝是凡界，現在我把這個地方變成另外一個世界，所以這就叫做「分別為聖」，只用「此途」，宗教性從這裡來。今天諸位在這裡真是不同凡響，你們是有皇帝資格的人物呀！

「分別為聖」是一個人心靈裡的「自我慶祝」，也就是說我們的殿堂就在我們的心靈裡面。可是在我從這裡踏出去的時候，我就把殿堂播撒在世界上。舉個例子，我個人在新加坡服務的那個機關，有一天李光耀總理由感而發就對新加坡的老百姓做了一個演講，非常震驚的一句話，他說：「我不管基督教徒到底為新加坡做了多少事情，但我對佛教徒是怎麼的在貢獻新加坡，非常地在意，因為他們真正相當深入到底民間的信仰行為裡面，所以我很在意。」

◎ 宗教的起源

現在我們談到宗教的起源，透過所謂崇拜及神祕的虔敬，對宇宙的一種虔敬，不可侵犯性、神聖的，就這種理解裡產生一種宗教心靈，叫做「Religions Pre-funditions」。現在我們把這最簡單的東西歸納到宗教心理學的幾個建構裡，然後再談宗教教育如何透過目前所發展的工具，來和社會產生關係。站在宗教心理學的立場來看，有下列的基本架構：

現在我們談到宗教的起源，透過所謂崇拜及神祕的虔敬，對宇宙的一種虔敬，不可侵犯性、神聖的，就這種理解裡產生一種宗教心靈，叫做「Religions Pre-funditions」。現在我們把這最簡單的東西歸納到宗教心理學的幾個建構裡，然後再談宗教教育如何透過目前所發展的工具，來和社會產生關係。站在宗教心理學的立場來看，有下列的基本架構：

都是「象徵」，神農氏是種田的，有巢氏是蓋房子的，伏羲氏是看天象的，這些象徵都是跟「生活」有直接關係，所以凡是能為老百姓解決很實質的痛苦的，我們都叫做「聖人」，而任何聖人都直接和天有關，所以最早的文明團體就叫做宗教團體，最原始的宗教團體。北平有一天壇，就是皇帝郊天的地方，是很了不起的宗教心靈及文明的相關體。既然有傳統，定是很有禮教的，因為人多了，一定要有教育文明出現，到現在一般人還認為「宗教」只是「勸善」，其實不只是勸善而已，它是整個的教化。

所以文王出現時，畫八卦解釋宇宙人生的現象，然後孔子作繫辭為八卦加以解釋，而成為宇宙人生的真理。要解釋宇宙的現象，要觀察整個作用，天理、地理，然後天地綜合起來了解人怎麼樣生存，在生存裡還可以再做大堆一大堆的世界觀、人生觀，於是開始有許多經典出現。所以早期的宗教家，如中國最早的一本書叫尚書，尚書寫的是祭祀的書；書經、禮記更不用說，是更嚴肅的宗教書了，愈是古典的，愈是宗教書。從偉大的教化如何成為老百姓的意志，由甲骨文裡的「卜文」，我們就知道它是來自「社會」。

◎ 社會的起源

現在我們來談談宗教教育與社會的關係。當我們談到社會，先就字的蘊涵來說，如孟子所說過的一句話，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便告訴我們「社會」原是宗教的字眼。因為任何一個「社」一定有個「稷」，當作是個廟。

◎ 宗教革命的產生

宗教教育好像是很現代的名詞，其實是最古典不過的，古典的宗教本來就是來自社會，可是很奇怪，曾幾何時宗教好像和社會脫節了，請問什麼時候開始脫節？佛教於東漢和帝十四年傳入中國，經過多少重要大師，第一位翻譯佛經的是誰？是攝摩騰、竺法蘭，所翻的四十二章經，後來有沒有重翻？那時候的高僧有沒有和社會脫節？沒有。為什麼沒有？因和政治結合，那時候受到皇帝很大的尊敬，很多國事都需要他們，而他們也參與。

我們現在可以稍微做一個簡單的結論：

所自來的宗教使命的承擔。宗教的第三個層面是讓社會現象和你的宗教教義，變成時代的社會需要。這個需要就是拯救或者普渡眾生的成長動力。第一個層面的自我訓練，我們可以規定「唸、聽」三年或六年、七年。第二個層面則是要了解目前社會到底需要些什麼？我能給社會什麼？然後第三個層面，我所給的能否變成普及性的模式。透過這個模式來引導這個世界，引導人生，這是宗教教育的第三層面。

如果我用象徵語言來說，第一層是我對有關的經典、律、論的基本理解或訓練模型。第二層是有這模型，我開始試驗我的模型到底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迴響、迴響；我怎樣讓社會迴響，表示我的迴響，是和社會有關的。第三層面是有迴響以後，我要創造一個模式，讓社會透過這個模式，這個「乘」，這艘船走向真樂園。簡單而言，第一是自我教育，第二是社會需要的辨識，第三是可作為示範性的模式，我舉個例子會比較清楚一點。

◎ 宗教教育的負擔

大家知道哈佛大學是宗教的大學，而耶魯大學也都是早期訓練傳教士的地方，他們的學問都非常好，而且早期有天主的耶穌會（天主教裡最有學問的一派），所以他們叫耶穌會派，他們的目的就是來了解人類現在的知識，透過知識的給予，我該有的都有了，而背後還有個愛上帝或上帝愛世民的關懷，所以第二層面說美國需要被教育，需要更高的教育，因此創辦了耶魯大學、哈佛大學。從那以後，社會需要得越來越多，所以他的修會發展得越來越多，包括有物理的需要，化學的需要，可是背後仍然是個宗教的關懷，因此有許多全世界有名的學者從那裡出來，創造了「學院」的模式。在英國的牛津大學，最早的就是「The Monk」（和尚院），可是這和尚院念了半年聖經幹嘛？乾脆把上帝託給我們的世界來管比較好，從那邊開始，後來劍橋等也是如此。學術自覺到最後的目的仍是回歸自己社會，所以有些人並不知道那原來是教會學校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因為它已回歸社會。

◎ 宗教教育的負擔

我們現在可以稍微做一個簡單的結論：

第一、宗教教育最原始的就是文化負擔。